小说家的散文

潘国灵 著

回头我就变了一根浮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头我就变了一根浮木 / 潘国灵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11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1127-2

Ⅰ.①回… Ⅱ.①潘…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80838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丁 香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40 000
版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71-63956290

作者简介

潘国灵，香港作家，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作品在港、台、内地（大陆）出版，主要有小说集《离》《失落园》《静人活物》《亲密距离》、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图文集《消失物志》、散文集《七个封印》《爱琉璃》、诗集《无有纪年》等多部，屡获文学奖项，包括第 27 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中文文学创作奖季军、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香港书奖等；个人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 2007 年“杰出青年艺术奖（文学艺术）”、2011 年“年度最佳艺术家奖（文学艺术）”。

目录

家庭

无可折返的家园

3

我的坚尼地城

6

就在我家后园

9

成长地化作无有乡

12

昔日家庭出行记

15

为父母守岁

17

我一直错过的母亲

20

病中记父亲

23

忆述住家饭

27

成长之必然

校园

少年浪掷时光

33

原始玩意儿,匮乏的丰盛

38

八十年代,我的形塑时期

41

跌了一地的,中学回忆碎片

45

那些听歌领悟诗词的日子

48
联校活动,纯情的一页

51
人生溜冰场

54
MU 的夹 Band 岁月

人物

生命的相遇与交错

61
刘以鬯与我,半杯咖啡时光

67
像我这样的一个西西读者

72
以书记人,因李欧梵读的一些书

79
一点文章,一点亲历记忆
——悼陶然先生

85
爱荷华相遇

95
纽约遇到的一些人
——“路过蜻蜓”日记

动物
人与动物的交集

107
消失中的动物

111
我和三色猫的日子

116
都市中,连鸽子也迷失了

119
动物的尊严告别

121
斑鸠筑巢的都市寓言

旅游

在路上,游走或者停歇

127

巴黎影像私语

134

那年那天,在蒙帕那斯墓园

138

离开这里,就是我的意思

141

爱荷华的梦

149

平安夜,静默夜,一个旅人

153

“暴风雪”的一天,在华尔街

155

流浪的意义,及其不可能

159

十年,时间将东西变成隐喻

影像

光与影的袂离

167

影像艺术沉思录

182

电影中,我们都在寻找经历

186

时间的灰烬,十五年后

189

很多影像我忘记了,独剩下了歌

192

为了忘却的纪念

195

一九九四,电影的美好年华

198

二十岁电影

201
杜鲁福情书:电影与生命,温柔与毁灭

哲思
存在的探问与私语

207
存在主义:成长画板上的一抹底色

213
救赎之姿,信与失信

217
可恨我们不是西西弗斯

222
回头我成了一根浮木,或盐柱

228
由宁默心驶向忘川

231
玫瑰堂里的祷语

书写

我在写作疗养院中度过若许年

239

写作疗养院

242

一个书写者的,不安之书

250

作家的身影,作品的灵魂

257

我的“洞穴”与“讲台”

260

阅读作为一种表演形式

263

我在油街的日子

272

我的手写信时代

家庭　无可折返的家园

我的坚尼地城

小时候,只要说出家中地址,父亲的职业马上便会被猜到。加惠民道坚尼地城警察宿舍。在这里,我度过了十五年岁月。两年前,这地方宣布要清拆了,未来好像将被改建成马路大桥之类的。什么都不重要了。童年地方被夷为平地,我想,这是很多香港人共有的经验吧,不过,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有一种黯然的感觉。

十个月前,故地重游,三座宿舍单位依旧存在,只是除 C 座以外,我住过的 A 座、B 座,已经人去楼空了。附近的摩星岭平房区也封塌了。我像闯入一个空城,偷偷摸摸地,拿着新买的数码相机,为这地方留下最后的影像。平日记忆是一个轮廓,一旦踩在实地,记忆就大把大把地回来,尽管零碎不堪,但到底是生活。

曾经,这里有茶水部、有士多、有合作社,合作社真是合作的,没钱付可以赊账,也不会给你脸色看,小孩子嘛,况且都知道生活

艰难;先在账单上盖个图章,不怕你不认账,月底还清就好了。有一个蓝色门的房间,里头有人当值,我们小时候一直叫它作“巴沥”,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此名何来(是 barrack 吗?),只记得小时候停电了,就到“巴沥”拍门求助,把保险丝接好,这里,就是大厦管理处吧。这时候,街头还是活动的场所,而不仅是赶赴目的地前的过场,有叫卖衣裳竹的、磨铰剪的;有每天早晨卖猪肠粉的;有上门理发的婆婆在走廊一角替小孩“飞发”;有小手工作业在交易,孩子帮助母亲把一袋一袋重甸甸的锁匙扣放在磅上,断斤计,一斤七毫,毫毫皆辛苦(其他小手工作业还有圣诞饰物、录音带等)。有孩子在长廊上打羽毛球,在空地上跳橡筋绳。这些小孩子之中,有我的身影。

我挪移脚步,每一脚步都轻踮着童年记忆。走到 B1/5F 我曾住过的单位,门虚掩着,竟然没上锁,我一推,灰尘扑鼻,还有前身废置的家私,灯火当然没有,黑漆漆的,关上门,我便由公众空间闯进私人空间了,私密的回忆随之涌上脑海。

这个四方空间曾经住着我们一家七口。父亲管教甚严,我没有太多与同伴出外游玩的机会。经常困在家中一角,可以望到窗外招商局码头蓝蓝的海和焚化炉的三支烟囱,烟囱喷出黑烟犹如我的鼻孔喷出怨气;附近有屠房,有时嗅到动物尸体的腐臭,有时听到惨绝人寰的嘶叫,像向屠宰者做垂死求怜,又像呼喊着自身命运的悲哀。晚上在骑楼举头可以看见大片深蓝天空和点点星

宿,寂寞的时候可以望天打卦,数数天上的繁星;月亮时圆时缺、时远时近,近的时候压在头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到。窗台与骑楼,一端是海水的蓝,一端是天空的蓝,映衬着我成长岁月的灰蓝,包围着我又像被我所占有,向小小心灵透露着生之秘密。这个时候,天空还可被仰望,街景还可被远眺,海景非有钱人豪宅的专利,视线可以伸至很远。囿在一角,心思却可以飘到九霄云外。眈天望地,确实是成长的一部分,对如今孩子来说,或者如玩猜楼梯一跳十级、到垃圾池拾玩具一样不可思议。

故地神游,多情应笑我。只是匆匆一瞥,未许端详。这个城市,以至于生命,有什么是永久的,请告诉我。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就在我家后园

呱呱落地甫张开眼睛,垃圾焚化炉三支烟囱便立于海傍,吐出黑烟,那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二噁英。三支高矮有别的烟囱像三炷香,祭着隔邻屠房惨被宰割的猪牛,空气中隐隐传来嘶喊。旁边就是维多利亚公众殓房。那不仅是视觉、听觉,还有嗅觉,垃圾的烧焦混同动物的尸臭,蚀入空气。好在一大片天空与无遮无挡的深海视野驱散了许多颓气,龌龊与诗意并存。那时不懂得问,焚化炉、屠房、殓房怎么不在城中其他地方却偏偏在这北岸西边。因为一出生它们就立在这里,好一段日子几乎包围着我,于是变得好像自有永有。到懂得追问,那已经是搬离这片地方之后,开始对身边物事有更热切的知性探求——噢,原来一切事非偶然,跟我城的地区发展史密不可分。

《四环九约》一书说道:“坚尼地城位于石塘咀以西,处于港岛北岸的西端,又称西湾,又因人们常在该处弃置垃圾,又称为